

##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内涵及挑战

万青松

**【内容提要】** “一带一路”是新一届中国政府的一种创新提法，这是一项宏大的倡议，但其内涵亟须进一步丰富。本文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需要跳出传统区域一体化模式，遵循各国协商一致、国家主权完整、互不干涉的构建原则。全球化受阻、地区层面的聚焦也需要“丝绸之路经济带”倡导一种开放、包容、共赢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甚至成为跨区域机制构建的一次重要试验。与此同时，欧亚地区各国迄今未彻底完成的民族国家建构进程、尚未最终确定的国际边界以及来自各方尚存的旧式意识形态残余构成“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三大障碍。当前，“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不应推出导致相互抵冲的总体性机制建构，而是应遵循“试错”逻辑。未来，通过跨区域互利合作，实现西欧、东亚与欧亚的共同发展，乃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一个长期基本理念。

**【关键词】** “丝绸之路经济带” 欧亚大陆 中国方略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9批面上资助项目《跨国政治协作空间及其建构——以欧亚联盟与“丝绸之路”为例》（项目编号：2016M591622）；2016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次区域合作视域下上海对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2016EGJ002）。

**【作者简介】** 万青松，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博士后。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继访问周边两个大国——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简称“一带一路”），得到了国内各方和世界舆论的高度关注。国内外学界的许多学者也进行了大量探讨和解读，但观点各异，持欢

迎、响应、曲解、醋意态度者均有之。目前国内外学界在“一带一路”的总体方向、具体步骤、合作形式、运作机制等原则性和关键性问题上并未形成共识<sup>①</sup>。例如，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崛起的大战略<sup>②</sup>，也有学者视其为中国经济合作战略<sup>③</sup>、经济发展设计和周边合作发展的倡议<sup>④</sup>，还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践行新国际主义外交原则的重要领域<sup>⑤</sup>，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此举意在重构欧亚大陆国际秩序<sup>⑥</sup>。到底“一带一路”是地缘政治战略、经济合作战略、外交战略还是国家发展战略，迄今没有明确定论。有学者呼吁不应将“一带一路”概念进行泛化，并指出这种概念、性质、内容与目标的不明确最终将会对中国的对外倡议造成不可估计的负面影响<sup>⑦</sup>。鉴于此，有必要将“一带一路”的内涵进一步丰富、充实。笔者将围绕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 一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作为新一届中国政府的一种创新提法，目前没有成熟的理论框架可以借用。现有的国际区域合作理论和转型国家自身发展经验尚不能完全支撑当前地区以及国家间关系迅速发展所呈现的新局面，亟须我们就这一问题展开系统研究，阐释这项宏大倡议的内涵，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顺利实施以及国家间关系的发展提供重要理论支撑，同时丰富国际区域合作理论的分析视角。我们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可以呈现三方面的内涵：

① 杨成：《新大陆主义：跨欧亚一体化的战略图景》，《文化纵横》2015年第3期。

② 黄仁伟：《建设新思路的战略考量》，《社会观察》2014年第6期；姚勤华：《“一带一路”系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社会观察》2015年第6期。

③ 黄益平：《中国经济外交新战略下的“一带一路”》，《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1期。

④ 唐朱昌：《“一带一路”的定位、风险与合作》，《社会观察》2015年第6期。

⑤ 袁胜育、汪伟民：《“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的中亚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

⑥ 胡键：《“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欧亚大陆秩序的重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4期。

⑦ 阎学通：《外交概念泛化有损世界理解中国》，《国际先驱导报》2015年7月8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bjzd/20150708126590\\_2.htm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bjzd/20150708126590_2.html)

(一)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区域一体化模式，也不会追求类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高标准，而是遵循协商一致、国家主权完整、互不干涉等原则

综观世界各地已有的一体化实践，可以大体总结出三种区域一体化发展模式，即代表发达国家的区域一体化模式、发展中国家的区域一体化模式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混合型区域一体化模式。这三种区域一体化模式分别对应欧盟、东盟和北美自贸区三大区域。

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一体化以其一体化程度之高、经济实力之强和对世界发展影响之大，被公认为当今世界成功的区域一体化实践。参与国通过包括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统一经济空间、经济联盟在内的多种表现形式，分阶段、有步骤地构建一个集政治、经济、科技、外交、军事、文化和司法为一体的超国家调节机构。该机构拥有超国家权力，通过超国家性的宏观调控来推进本区域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换句话说，欧洲一体化参与国不得不突破现代民族国家界限，通过转移本国部分国家主权来建立超国家调节机制，致力于构建独特的区域一体化模式。事实证明，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欧洲国家探索深化区域合作的一次大胆尝试，开创了国际区域合作的新准则和新理念。虽然不管是过去还是当前，甚至将来，欧洲一体化都会遭受不同程度的挫折，但这并不妨碍它被视为迄今为止比较成功的区域一体化模式，成为欧洲以外其他区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争相模仿的榜样。

亚太地区一体化实践相对成功的案例要属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冷战”结束后，东盟逐渐把合作的侧重点由政治安全转向经济合作，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2015年12月31日，以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为三大支柱的东盟共同体正式成立，标志着东盟一体化进程取得重大进展。东盟的意义在于为地区合作贡献了至今仍然适用的“东盟模式”，其核心内容是协商一致、重视国家舒适度、不干涉内政<sup>①</sup>。迄今为止，这三大原则总体上保持了东南亚地区各国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然而，也有学者指出该模式的消极结果为，由于东南亚国家重视协商一致和舒适度，最终必然导致制度建设滞后和降低制度的有效性<sup>②</sup>。

<sup>①</sup> 黄大慧、韩爱勇：《东亚地区主义研究评析》，《外交评论》2011年第3期。

<sup>②</sup> 秦亚青、魏玲：《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中国与东亚地区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3期。

北美地区的一体化实践主要体现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及成功运行。三个成员国——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致力于打破传统理论认识，共同致力于打破传统思想束缚（比如，以意识形态设置障碍，采取对发展中国家歧视性政策），力图把北美自由贸易区建成典型的南北合作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从而为在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建立南北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提供成功范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南北国家在区域范围内利用自由贸易区进行合作开了先河，给世人以巨大的启示，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

通过对上述三大区域一体化模式的分析，我们自然而然地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即这三种模式是否适用于阐释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须要结合“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在欧亚地区的实际情况。首先，由于欧亚大陆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远没有达到欧盟国家那么高的工业化水平，加之大部分转型国家迄今仍没有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它们对国家主权问题表现得十分敏感，很难复制欧盟从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统一经济空间到经济联盟，最后实现全面一体化的路径。由此不难看出，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区域一体化模式不适用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其次，虽然当前自贸区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间加深合作的重要战略选择，但是具体到欧亚大陆情况则不一样。例如，以俄罗斯为首的独联体国家对与中国建立双边或者多边自贸区总体上持不积极态度，担心与中国建自贸区会对本国工农业造成巨大冲击，最终使本国经济发展遭受巨大损失。如果“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目标，那么其结果可想而知。此外，欧亚大陆目前尚不具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自贸区的条件，因此，以北美自贸区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混合型区域一体化模式也不适合。最后，虽然代表发展中国家的“东盟模式”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如这种松散的机制导致区域制度建设滞后且制度的有效性也随之降低，但值得借鉴的是，东盟国家在推进区域合作进程中所遵循的协商一致、国家主权完整、互不干涉等原则，对丰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既然传统的区域一体化模式大体上都不适用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那么已经完成谈判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否适用呢？值得关注的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突破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模式，达成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务在内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协议。有学者指出，它的核心内容是企业与政府争端解决机制（ISDS），该机制为跨国企业在法

律上对抗政府管理命令提供帮助,使跨国资本第一次得以明目张胆地挑战国家主权<sup>①</sup>。这意味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试图以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为主导、以高层次市场合作为基础构建的新型区域组织,旨在通过跨国企业的“经贸活动”深刻影响各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重新掌握世界秩序。显然,一旦这样的跨区域合作组织成立,将会对世界和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鉴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高标准市场原则,特别是其中蕴含跨国资本挑战国家主权的条款,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多数沿线国家来说,目前既不具备这些高标准条件的现实基础,同时也没有准备好完全接受它们。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也不会追求类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高标准。

由此可见,已有的区域一体化模式和目前更高层次的区域合作形式都不适用于阐释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有必要跳出传统的区域一体化模式。它的建设既不是通过建立类似欧盟的超国家调节机构,也不是通过组建排他性区域联盟的方式,更不是以高层次市场合作为基础打造的综合性自由贸易新模式来推动,而是遵循各国协商一致、国家主权完整、互不干涉等原则基础之上,以平等、互利、共赢的方式来推动。

## (二) 随着全球化受阻,区域化浪潮再次涌现,地区层面的聚焦需要“丝绸之路经济带”倡导一种开放、包容、共赢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当今世界发生了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关系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政治经济领域的竞争加剧。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新一轮深刻调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全球层面正在出现急剧变化,全球化过程面临抵制、抗争,陷入一个复杂局面。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全球贸易体制受阻——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多边体制进展艰难。虽然这些全球性的多边贸易和金融体制曾经长期推动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但21世纪以来,除了个别领域的局部进展之外,总体上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

其二,大众商品和资源价格波动使得全球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在

---

<sup>①</sup> 《郎咸平解读 TPP: 跨国资本将挑战国家主权》, [http://www.guancha.cn/video/2015\\_10\\_21\\_338352.shtml](http://www.guancha.cn/video/2015_10_21_338352.shtml), 2015年10月21日。

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大众商品和能源资源价格的起落，既表明商品和资源的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的关联越来越紧密，全球经济互不可分，也充分显示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深刻的结构性矛盾。

其三，全球化进程的信息革命取得巨大进展，却在如何平衡传统管理模式与超越国界、超越法权、甚至超越个人隐私的巨大信息流量的冲击之间发生着尖锐的碰撞。与此同时，社会各阶层贫富差距的扩大也越来越引起普遍的不满，从而成为一系列动荡的根源<sup>①</sup>。

其四，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受欧美经济增长乏力影响，欧美国家调整过去高消费、低储蓄、多借债的消费方式，向以中国和俄罗斯为首的新兴国家的外需提出了尖锐挑战。虽然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西方国家遭受重创，新兴经济体国家展现活力，实力和地位相对上升，但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关系调整中，新兴国家并非全无“短板”，当前几乎所有新兴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都面临一定程度的问题，并开始加大对所在地区的经营力度。

与全球化进程呈现停滞不前现象相反的是，地区层面的竞争与合作态势正在重新成为国际博弈的一个聚焦点，以地区为单位的世界政治经济呈现区域整合以及区域国家集团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发展态势。

具体而言，当前，地区层面的政治和安全关系呈现矛盾多发、不稳定因素增多等特点。围绕“单极”、“两极”与“多极”，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斗争表现得越来越尖锐和激烈。美国为维护其超级大国地位，与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之间矛盾突出。在亚太地区，强化美日、美韩和美澳军事同盟，积极拉拢印度，利用南海问题极力挑唆东盟国家与中国的矛盾，鼓动一些与中国有岛礁或领海争议的国家向中国发起挑衅和激化矛盾。在欧亚地区，乌克兰危机引发美俄新一轮博弈，美俄关系的持续紧张对欧亚地区的稳定与和平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在中东地区，虽然奥巴马一度调整战略，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撤军，但这些举措并未使这一多年持续动荡的地区转危为安。2015 年 10 月初，俄罗斯出兵叙利亚开展军事行动，这是俄自苏联解体以来首次在海外派军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深度介入

---

<sup>①</sup> Feng Shaolei, The Background and Prospects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Foreign Strategies in the New Century, Valdai Paper #34, <http://valdaiclub.com/publications/valdai-papers/valdai-paper-34-the-background-and-prospects-of-the-evolution-of-china-s-foreign-strategies-in-the-n/>

中东地区事务，地区形势持续动荡。欧亚大陆周边地区的矛盾再次错综交叉，彰显短时难以缓解的态势。

与此同时，地区经济关系也经历着新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发展并没有完全走出困境，复苏充满了曲折和艰难，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也有所抬头。美国试图改写多边投资贸易规则，大力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进程，制定新一轮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企图排挤以中国和俄罗斯为首的新兴国家。此举不仅会进一步加剧地区形势的动荡与不安，而且极大地激起发展中国家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诉求。虽然新当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声称上任之后就废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已经批准该协议的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仍恋恋不舍，其前景尚有较大不确定性。更为重要的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当前“逆全球化<sup>①</sup>”背景下的一个突出变化，即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试图构建并主导一个以高层次市场合作为基础，并明显带有地域分割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毫无疑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既可能对现有的各个地区多边和双边经济合作框架起到引领作用，但同时也会对区域合作的开展形成一定程度的挑战。显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以地区为基点，围绕区域间、区域内不同的合作模式将会展开激烈的竞争。

上述地区层面的发展态势显然会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产生不利影响，中国的选项不应该是加入这场没有赢者的激烈区域竞争，而是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倡导一种更具开放、包容、共赢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将区域间、区域内不同合作模式的竞争转化为它们之间的合作、共处。这样的区域模式旨在促进本地区内和地区之间不同政治制度、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资源禀赋的国家之间开展更加开放、包容、共赢的平等合作，这也是推进区域合作的必经之路。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受阻，区域化浪潮再次涌现的背景之下，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一种全新的合作理念与模式，致力于保持区域内各国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可定位为一种区域间合作的新模式，甚至成为跨区域合作机制构建的一次重要试验**

如果区域内存在各种制度安排，它们的存在既不能解决地区面临的各

---

<sup>①</sup> 王毅：《在世界变局中坚定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求是》2017年第1期。

种问题，也没有推动国家间的有效合作，而是成为区域内各国，抑或域外国家之间权力竞争的手段和工具，那么可能的结果就是，这些制度安排最终不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运行效率低下，甚至相互牵制各自的发展。长此以往，就会出现大国动力不足，中小国家观望和推诿的现象。在全球化进程受阻、地区层面正成为国际地缘政治经济竞争与合作焦点的背景之下，当下尤为需要关注的是，如何避免使同一地区、但来自不同方向的区域合作机制之间出现的对冲而最终导致的危机。这方面的案例已经在我们的眼前上演过。

在欧亚大陆的西端，2009年5月7日，欧盟与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六国正式启动了“东方伙伴关系”计划。该计划旨在促进经济一体化和流动性，使欧盟在维护地区安全和解决冲突时拥有更多渠道。欧盟还将与这些国家逐一进行建立自由贸易区、为其公民进入欧盟提供签证便利、加强能源安全、提高财政援助、密切安全与防御问题的磋商。但是，欧盟这种鼓励邻国之间强化区域合作的计划与俄罗斯领导的欧亚经济联盟迎头相撞，最终成为乌克兰危机的导火索。究其根源，有学者指出，除了与欧盟和俄罗斯之间怀有观念性对立的区域扩张过程密切关联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欧盟的“东方伙伴关系”计划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是两个在原苏联地区相向而行、具有高度竞争关系的地区一体化计划，这两个区域方案之间的零和博弈最终导致双方的尖锐矛盾。换句话说，虽然欧盟和俄罗斯的一体化方案都有着一整套自我论证的逻辑依据，但是在欧亚地区文明结合部的复杂条件之下，要以零和博弈的一方通吃，解决像乌克兰这样居于文明结合部的国家的取向问题，不光难以奏效，而且势必导致各方的连锁反应。总体而言，“东方伙伴关系”计划推进在先，而作为地缘政治反应的欧亚经济联盟形成在后，作为成熟的民主与市场体制和区域合作先行者的欧盟，自然会具有较多的国际吸引力，但是，欧盟据此不顾曾被视为“伙伴”的俄罗斯利益，对于失却近邻依傍之后俄方的实际感受视而不见，并且缺乏明确战略目标<sup>①</sup>。在此情况下，不难预测，地区危机迟早会爆发。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围绕区域合作机制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中国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重要启示。

事实上，在欧亚大陆的东端，“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也面临着类似区

<sup>①</sup> 冯绍雷：《欧盟与俄罗斯：缘何从合作走向对立？——论围绕乌克兰“东—西”取向的三边博弈》，《欧洲研究》2015年第4期。



域合作机制重叠、竞争的问题,如本地区存在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简称集安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区域和次区域一体化组织<sup>①</sup>。综观这些区域国际合作机制,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同时角逐同一块地域(中亚地区)都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从历史和政治条件来看,它们是在相似的背景下即苏联解体后成立的,且它们中的大多数最初的使命是为维持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相互友好合作关系;从组织成员来看,不少组织的成员都重叠;从主导国来看,大多数是由俄罗斯主导或者中俄共同主导;从组织结构来看,这些组织基本上是“大国+小国”的权力结构且主要的机制设置大同小异;从组织功能来看,基本可以分为地区性经济组织和地区性安全组织两类;从运行效率来看,目前这些组织都面临运行效率低下的问题且无法完全履行自己的职能,继续发展面临挑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正卷入欧亚地区不断重叠的各种国际制度之中,这种制度的复杂性日益成为中国制定外交战略时不得不认真考虑的结构性因素。如果处理不好,不排除会重蹈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关系的覆辙。鉴于此,“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显然不能重复这样的路径,更为合理的选择是定位成一种区域间合作的新模式,甚至成为跨区域合作机制构建的一次重要试验。这样的合作新模式旨在为跨地区或地区之间提供合作平台,再通过这一平台建立及时有效的对话与沟通机制,使在推进相向而行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不仅要适应欧亚大陆社会经济发展多样性特征,而且还应该超越区域范围,更具开放性。

## 二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面临的挑战

我们应清楚地估计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过程中需要直面的一系列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欧亚地区各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尚未完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推进

虽然目前西方的民族国家理念已经成为普天之下被接受的理念,且这

---

<sup>①</sup> 王树春、万青松:《上海合作组织与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关系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3期;王树春、朱震:《上合组织与集安组织为何合作大于竞争?》,《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2期。

一理念在推进国际合作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欧盟内部的区域合作就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但是，往往被忽视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欧洲式的民族国家理念并不能够简单地用来作为理解当今国际进程的普适性基础。需要注意的是，不管就经济水平，还是制度水平而言，欧亚内陆地区仍然处于相对不发达的状态，迄今为止，区域内的国家没有彻底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这里的情况与美国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以及欧洲的“后现代”国家发展阶段相去甚远。基于这一前提下的各方认知差异以及内部政治对于外部政治的影响始终会对跨国合作的开展构成难以预计的挑战。

对于欧亚各国来说，如何完善民主制度来推进国家政治体制的建设，如何继续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如何平衡国内民众的政治诉求等，都是摆在它们面前的重大课题，而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也会加剧这些国家转型的困难和挑战。因此，受制于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各国对跨国、跨区域的合作态度摇摆不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推进的广度和深度。

## （二）欧亚地区的国际边界尚未最终确定，影响跨国合作的开展

边界是一种划分不同政治实体及其管辖地域的政治地理界线<sup>①</sup>。就国家层面而言，作为一条独特的地理界线，国际边界具有明显的政治、军事属性，能够明显地反映国家间关系的亲疏远近。根据这些特性，可以把跨国边界分为封闭型、半封闭型和开放型三种类型<sup>②</sup>。封闭型边界具有明显的屏障效应，它中断了两侧的空间联系和经贸往来；开放型边界和半封闭型边界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现边界的中介效应，即具有彼此接触和交流的空间中介。此外，随着边界地区形势变化，还会出现由封闭型边界向半封闭型和开放型边界的转化。

具体到欧亚地区而言，由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没有对自己即将获得的独立地位做好充分准备，一旦苏联原有经济链条和计划分工体制被打破，各独立国家将会因自身存在的政治经济软肋而虚弱不堪，处于混乱状态。部分国家在涉及国家边界争端问题时更是纷争不断，甚至不惜以诉诸战争的方式去解决。由于领土问题的复杂性，一些国家之间的边界至今仍然没有确

<sup>①</sup> 汤建中等：《边界效应与跨国经济合作的地域模式——以东亚地区为例》，《人文地理》2002年第1期。

<sup>②</sup> 叶舜赞等：《一国两制模式的区域一体化研究》，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1页。

定下来。例如,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领土纠纷远未得到解决,哈乌边界1 150公里,已明确1 096公里,仍有4%的领土、39处存在争议;吉乌边界1 400公里,只有209公里得到确认,尤其对巴拉克和索赫两块飞地(加瓦和加瓦萨伊景区),双方立场相差甚远<sup>①</sup>。此外,因2013年年底乌克兰危机,俄罗斯与乌克兰围绕克里米亚的边界问题被激化,最终导致克里米亚全民公投,加入俄罗斯联邦;位于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领土归属也是纷争不断,甚至爆发多次武装冲突,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力损失。两国最近的一次冲突发生在2014年8月4日,双方共有18名士兵在此次升级的冲突中丧生。

由此可见,欧亚地区的国际边界远远没有完成固定进程,这些尚未确定的边界构成了欧亚地区周边若干个“冲突点”,它们不仅进一步激化了这一地区各国之间的社会矛盾,而且对地区政治安全形势构成了直接冲击。毫无疑问,这些国际边界问题会制约地区、跨地区的国际合作。就如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理查德·萨科瓦(Richard Sakwa)教授所认为的那样,欧亚大陆并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一种叙事。它的边界并不固定,管辖范围也互相重叠<sup>②</sup>。由此我们可以判断,欧亚内陆地区的大部分区域仍旧是封闭型、半封闭型的国际边界,它们既不利于边界效应的发挥,同时也将影响区域合作的推进。

### (三) 来自各方尚存的旧式意识形态残余始终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

“冷战”已经结束20余年,世界各国的战略重点也都发生了巨大转移,但在现实世界中被视为“冷战”遗产的“冷战”思维依然存在,谁也不能无视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和冲突。虽然中国领导人也多次在不同国际场合呼吁,有些国家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sup>③</sup>,但放眼世界,我们仍然可以在现实国际关系中找到许多尚存的旧式意识形态残余。这在美国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对具有强烈使命感的世界超级大国美国而言,早已把维护和推广本国

<sup>①</sup> 何希泉等:《欧亚地区安全合作与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7期。

<sup>②</sup> [英]理查德·萨科瓦:《欧亚一体化的挑战》,《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2期。

<sup>③</sup> 习近平:《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脑袋还停留旧时代》,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21/c\\_126528334.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21/c_126528334.htm), 2014年5月21日。

意识形态作为其对外政策的目标之一。早在“冷战”时期，杜鲁门就说：“全世界自由的人民指望着我们支持他们维护他们的自由。如果我们领导不力，我们就可能危及世界和平——而肯定会危及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sup>①</sup>这种反对共产主义的政策事实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被看成是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冷战”之后，美国在非西方世界大肆推广民主和人权，始终将其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目标之一。为达目标，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将这些国家的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欧亚地区，美国借助非政府组织（NGO）策划“颜色革命”，甚至不惜支持部分国家的反对派以武力发动政变。可见，这种旧式的意识形态残余仍旧留在美国对外政策中。

除美国之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国家就是处于欧亚地区核心地带的俄罗斯。在晚近的300多年中，俄罗斯一直是欧亚地区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使得欧亚地缘政治态势又一次呈现巨变。虽然俄罗斯丧失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地位，但在欧亚地区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传统影响力。俄罗斯仍把独联体地区视为“传统势力范围”<sup>②</sup>，或称之为“特殊利益地带”<sup>③</sup>，在其对外政策中居于优先地位，不容外部势力侵犯。独联体地区对俄罗斯来说尤为重要，它既是俄罗斯民族赖以生存的重要空间，也是俄罗斯重振世界强国地位的重要战略依托。因此，俄对于外部势力的渗透比较敏感，不愿意看见各种势力纷纷加强与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削弱其在欧亚大陆的传统霸主地位。我们可以在俄格战争、乌克兰危机、乌克兰东部武装冲突等重大地缘政治事件中观察到俄罗斯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它的生存空间。“空间依然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然而，空间并不是中立的，经常在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存有争议”<sup>④</sup>。由此可见，在欧亚地区尚存的意识形态残余也会成为区域国际合作的巨大障碍。作为已被强化成为强国外交基础的意识形态，还会继续成为国际合作交往

①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0~61页。

② Д. Медведев.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о встрече с участникам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12 сентября 2008 года. Москва. <http://archive.kremlin.ru/text/appears/2008/09/206408.shtml>

③ Д. Тренин. Россия в СНГ: поле интересов, а не сфера влияния // Pro et Contra. 2009. Сентябрь – декабрь. С. 82 – 97.

④ [英] 理查德·萨科瓦：《欧亚一体化的挑战》，《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2期。

中的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

### 三 结 语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可能更为合理地定位为以项目推进为主的一种跨地区或区域间合作的新模式,并将其作为跨地区合作机制构建的一次重要试验。在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这样的试验能否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如何在未来实践过程中处理好面临的三大挑战问题,同时尽可能地考虑各方的现实需要与可接受程度。对中国这样一个国际区域合作的后来者而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将是21世纪中国对外开放与发展过程中需要通过不断实践和创新来取得重要进展的一项艰巨任务。

近期而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更为现实的选择是遵循“试错”逻辑,即通过项目合作的方式,了解和研究合作对象,取得合作的共同收益,拓展发展空间,实现互联互通、优势互补,而不急于推出导致相互抵冲的总体性机制建构。“上善若水”或许可以作为一种理念,意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就像水之流动,无所不在,无处不去,不与任何地区已有体制和机制冲撞,更不搞“赢者通吃”,相反,是通过一项一项具体项目合作的谈判以及一款一款双边或多边合作协定的签订来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划<sup>①</sup>。

从长期来看,当今世界区域化进程中经常可见的、针对同一地区的不同区域合作组织和战略之间的对冲造成了严重的地区危机。由于这样的前车之鉴,“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国有力的经济实力支撑下,注重在各不相同的区域体制之间起到相互连接的作用,因此,有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直以来,地处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西欧与东亚均取得了比较好的发展条件和机遇,但是,中央欧亚地区则面临着诸多自然环境和发展机遇方面的困难和挑战。因此,通过跨区域的互利合作,实现西欧、东亚与欧亚的共同发展,乃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一个长期基本理念。

(责任编辑:李丹琳)

---

<sup>①</sup> Фэн Шаолей. Предпосылк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внешних стратегий Китая в новом веке. 23 ноября 2015. <http://www.globalaffairs.ru/valday/Predposylki-i-perspektivy-razvitiya-vneshnikh-strategii-Kitaya-v-novom-veke-17817>